

科普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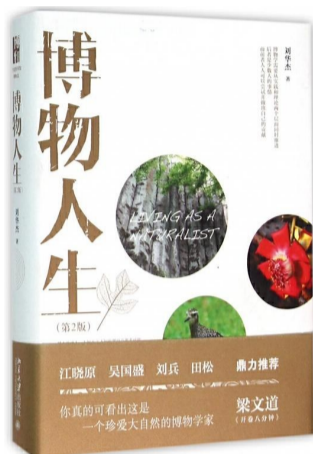
一草一木皆有理

李庆林

读《博物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2版)一书,读完第六章“走进草木世界”后,被作者刘华杰教授图文并茂原始绿色的无人之境,好似充满“博物”理念的天然氧吧。并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人的“博物”观念以及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关怀精神,诚如宋儒程颐所言:“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走出“水泥钢筋”的环境,去探寻自然绿色,去发现诸多可爱的植物。这只是一个通俗观念,是很泛泛的大道理。刘华杰教授在《博物人生》一书中从研究者的角度,探索、关注和剖析博物学,其文字很有趣,不枯燥,一改学院派学术究气质。可以说,他亲手拍摄的那些植物照片,精美细致得令人惊讶。不论对博物学理论与史学的探讨,还是叙说他寻访各种植物的经历,都做到了贯通古今中外,其遣词造句情感真挚,触及可亲。“走进草木世界”一章里有一小段话:“从小,我对土地就颇有好感,这种感情始终保持着。我固执地以为,人世间的一切价值最终都依附于土地,离开了土地,个人,甚至人类都不能存活。”

同时,他致力于将“博物学”当作一门学问深研,招博士生,发表论文,组织参加学术活动,时时强调恢复博物学传统。是的,博物学实则就是从古到今尊崇自然、敬畏自然、爱惜自然的生活传统,包罗万象,浩瀚如海。



刘华杰在《博物人生》里旨在将个人探究的博物学推广为一种普遍性的学科,让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去重新认识与我们平行存在的那些动植物。他强调,博物学很久以前就存在过、发达过,其逐渐衰落与近300年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他还强调,这种崇尚力量和速度的科技当先,已经异化,而且将手段本身变为目的,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人性和人味,理性也变得非理性。这一观点,与半夏在《与虫在野》一书提到的“机器人那种非人性危机”不谋而合。“一批又一批学子不得不在各级学校中浪费人生中的大好时光。”刘教授如是说。他认为博物学教育有助于

把孩子培养成更适应大自然的人!博物学可以满足诸多学生的兴趣爱好,可以成为实现多样化个人理想的丰富选项。

通过阅读《博物人生》,我们清晰看到,中国古人所说“博大精深”或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对一个人博物广识的称道。如今,这类人越来越少,甚至变得稀缺。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再从容感受“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至少从孩子们的教育视角出发,不难理解博物学的重要性。让孩子同家长、老师们一道,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多懂得一些基本常识,主动规避一些大自然的风险,何乐不为?

过年印象

刘雷

小时候,年在盼望中过。长大后,年在回忆中过。

年的到来,不是桌上日历变薄,也不是墙上挂历翻到最后,而是从父母买上几尺布送到舅舅家做新衣服开始,从父母精心喂养圈里剩下的那头猪开始,从父母泡黄豆做豆腐开始。尘除庭扫一件一件地做,年货一样一样地办,年也就一天一天地到来了。

舅舅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一到腊月,父母便早早到乡场买好几尺青蓝色的卡其布,领着我们去舅舅家。舅舅拿着软尺在我们身上比比划划,然后用剪刀将布裁成几块,码在一边,过上一段时间做好叫我们取回。春节时,穿上合体的新衣,高高兴兴地去外公、外婆和舅舅家拜年。舅舅会把我和妹妹叫到跟前仔细看看,然后笑着说来年要多买一点布了。

杀年猪是过年前必做的一件大事,谁家要是没有年猪可杀,多会招来乡人说三道四。养猪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但无论年关家里条件如何紧张,父母必会留下一头过年。一到冬时,母亲总是将还在发育的年猪照顾得特别好,不再喂生冷食物,全是熟食热食,好让年猪在宰杀之前能够多长几斤,也让我们第二年的油水能多一点是一点。杀猪当天,母亲心里有些不舍。听着杀猪匠表扬年猪长得油光水滑、肉膘正好时,母亲又自豪说起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仔细喂养,理应当好。

在平日,家里是不轻易做豆腐的。一是豆子收成少,仅有的点也是种在田埂地沿的边角地,大块土地要用来种主要粮食作物。另是制作豆腐工艺麻烦,往往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出得了好货。可过年少不了豆腐,确切地说是不能少豆腐熏制的豆干。父母泡好黄豆,石磨碾碎,纱布滤渣留浆,大锅熬沸。请来会做的邻居帮忙指点,用饭勺将一碗神奇的胆水点入锅中,刚刚还在翻腾的豆浆,迅速絮状凝结漂浮,因而我们又称此为“点”豆腐。此时火候最为重要,急火大火怕起锅巴有糊味,火小又怕没煮熟有生味。邻居凭

经验起锅,舀入一块放入人的细纱布中裹紧,重物压实,除水成形。划成块、撒点盐、太阳晒、柴火熏烤成干,和着腊肉煮好切片,色泽金黄,口感绵实,便成了过年待客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除夕当天是过年的重要日子,父亲一大早赶集买回几串鞭炮,一本手工刻印的黄历书和几张红纸,照着黄历书上的对联写成春联贴在门上,这事待我成年后都交由我完成。母亲则在厨房忙着中午的团年饭。饭菜做好,开饭也有讲究,一定是等父亲祭完灶神和村里人信奉的坛神,放上一串鞭炮才能动筷。一桌饭菜,是辛苦一年忙碌一月备下的精华,满屋飘香。不过,最难忘的还是母亲腌制的腊排骨。直到现在,还会叮嘱母亲提前做那么几块,让年味更加醇厚悠长。

大年初一虽不走亲,却睡不成懒觉。先是被邻居争先恐后挑第一桶井水讨彩吵醒,这时挑的水传说是金水。接下来是被母亲吵着起床赶去摇竹子。抱着竹子一边摇一边唱,“竹子爷、竹子娘,我跟竹子一样长”,企图快快长如竹高。几年摇下来,人未见高,倒如竹瘦。吃完早饭便和几个小伙伴赶集直奔电影院,遇上战争武侠片,即会用前天所得不多的压岁钱买票看上一场,打一次精神牙祭。回家时也不忘父母的吩咐,折几根枯树枝丫带回,抱财(柴)归家。

初二开始便是走亲戚拜年的日子。嫁出去的姑妈们陆续回娘家,我们也得去看望外公外婆。父母两边兄弟姐妹比较多,直到正月十五,年都在亲人们喝酒聊家常中度过。

每逢过年,亲人相聚,喝喝酒,叙叙旧,拉拉家常,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长大后,随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离世,大家又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相聚得越来越少,年味也觉得越来越淡,少年年年如此的情景倏然中断。过几年,父母开始变老,吵着一定要回老家过年,熟悉的记忆慢慢续上,又觉年味依旧,亲情依旧。

今春,亲人虽不能聚,隔屏的关心祝福,却赓续着不一样的年味亲情。

激水的黄昏

(外二首)

■ 玉行水

又大又圆的夕阳碾压向雷峰山
使劲憋出的血红色十分扎眼
从牛年正月初一的饕餮中走出的人们
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在河畔散步
激水在吞纳百溪的同时放缓了流浪的脚步
城市的倒影被粼粼波光
显影得似乎清晰又似乎有些偏头痛
堤岸站成一排的香樟树依然青翠
舞动着枝条的垂柳
正按计划分期分批地抽穗发芽
仿佛与万家灯火的开启
对应着某种神秘的节奏
三座跨河大桥排在最前面的一桥资格最老
夕阳的余晖下晒出的心事可能不同
两位昔日发小偶然邂逅于晚晴的屈子亭
满脸的皱纹相互抛撒着一咏三叹的感喟
横亘于江心的浮桥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二十一条天蓝色的船只铆紧了自己的天命
并不介意远航的梦想打了个水漂

雾锁激水

所有的过往不可能真的被风带走
恢复的记忆
会慢慢地捡拾起一块块零落的残片
在雾锁激水的时候看不清你的脸
却知道你真实地站在浮桥的那一端
徘徊在河心把桥下固定的浮船数了又数
确信是三七管住了二十一
南岸水湄还有一条备用船
也不知当了多少年替补队员
既然传统佳节都是为欢乐团聚而设计
行色匆匆的路人必然分成来来去去东西西
一场浓雾可能遮蔽了什么也可能潜藏着什么
近在咫尺竟仿佛远在天涯
季节又翻到了辛丑牛年的正月初二
清晨逐渐摊开的生态堤岸上
垂柳正从昨夜的梦中慢慢醒来
早起的羊蹄草在使劲做着扩胸运动
毛茛和环序卷耳率先开出了黄白二色
三都河口两端
屈原广场与舒新城广场遥相呼应
古代伟大爱国诗人
与现代辞源之父的打躬作揖
在云遮雾罩的历史长河上足足跨越了两千年
新近完成跨江任务的激水三桥
雄赳赳气昂昂眺望远方
路灯柱上火红的中国节
声声叱喝着驱之不散的迷雾

激水南涪的斑茅

斑茅在南涪站成一溜
河流的方向就是斑茅的方向
站出的弧线拉满了弓
一支神秘的箭射向对岸
年年叶黄又泛绿谁也改不了
唯有根系始终咬住脚下的泥土
任凭河水伴随季节涨落
伫立的方位不可能有半点位移
水退了是涯,水淹了是礁
四面水围住也是一座活岛
在汪洋中坚守在风雨中招摇
辛丑牛年正月初四或许正在酝酿一场风雨
前面的浮桥似乎已经听到了洪浪的拍岸之声
一星半点的绿已把大片的枯黄点燃
让人想起了斑茅的片片叶都举起了刀